祖母的江南

邵毅平

我的故乡在江南。又是暮春三月了，我在日本的京都，看过美丽的樱花，想起了江南的好风景。那是南北朝时就有名的，因为有人写过，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——花是杂花，莺是乱飞，不是江南人，不晓得这有多贴切！后来的同乡先辈们，于此不能赘一语，我也不能。

但在我的江南图里，有一点与他们不同——真的只是一小“点”。我走在故乡的田埂上，朝着老家的村子走去，周围烟雨迷蒙，花杂草长。在我的江南图上，会淡入一个小黑点，它越来越清晰，渐渐地成了人形。我知道，那是我的祖母，晓得我要回乡，早早守在田头，手搭凉棚，眯眼张望。虽然烟雨迷蒙，什么都看不分明，但祖母在那里，在我的江南图里，守望着我，这我知道。

真的见面了，祖母反而没话说，只一句“你转来了”，便掉头朝村子走去。如果是外婆，就会夸我：“又长高了，长高不少了！”但祖母不会。我跟在祖母后面，也有一搭没一搭，心里一片安宁。后来读了子曰诗云，知道这叫“我心则降”。

离开是河水倒流，磁带回放。祖母静静地伫立着，手搭凉棚，眯眼送我。她的身影越来越模糊，又变回为小黑点，最后淡出了我的江南图……虽然烟雨迷蒙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但祖母在那里，在我的江南图里，守望着我，这我知道。

祖母走后，我很少再回故乡，很少再到暮春三月的江南。因为无论我怎样走近故乡，不会再出现我的祖母。我的江南图已经变样，没有人再守望着我了。

虽然这样，江南还是我的江南。我的祖母、外婆，我的同乡先辈们，都融进了江南的泥土里，空气中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本的京都，虽然樱花美丽，但我思念江南。

浪子心声

胡建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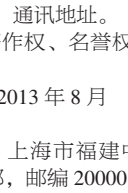
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，是黄永玉的自传体小说。喜欢这个书名，也喜欢这个老头。他爱喝酒交友、爱摆龙门阵，爱书爱音乐，吹着小号打动了女朋友的芳心。他13岁离开凤凰，无定无依的路上，陪伴的唯有书。有次夜里投宿旅馆，忘记带书，脑袋咕咕作响，无奈拿起床边柜上的电话簿就啃。他和汪曾祺边走边聊，走着走着打了岔，忘了刚才讲到哪了，汪曾祺便说：“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。”黄永玉多年后真的走回去了，在故乡建起夺翠楼，重新讲他的故事。多年前，我也在漂泊的路上遇到一个行者，他说：“徒步了大半个中国，最美的还是湘西凤凰，像是流浪者的终点。”但这个无愁河上的浪子后来又离开了，似乎永没有终点。

正如《阿飞正传》中说的，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，它一直飞呀飞，累了就在风里睡觉。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，就是它死去的时候。饰演阿飞的张国荣最后也像鸟儿一般落到地上，从此不再彷徨。世界上有一种人也没有脚，他们注定就是浪子，要么在路上，要么正准备离开。典型的浪子形象，金庸武侠中的令狐冲算一个。他与采花大盗互为知己，上至魔教教主下至九流三教全都成为好友，还做了一派掌门人。但他随时都在离开，居无定所。那样的一类人，走的路多了，看的人也多了，在各种场合所向披靡游刃有余，好像知根知底，依旧扑朔迷离。他们是风中的鸟，也是暗夜的猫，近身则退，若即若离。

近的时候大概是有酒的时候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。令狐冲与田伯光携美酒奔波千里上玉女峰头共饮。一时间，只觉眼前百花争艳，口中琼浆玉液，不由感慨：人生之中，如何还能有比此刻更逍遥畅快的时候？而大欢喜，大寂寞。情到深处人孤独，所以还需红颜知己。他们阅人无数，而水流花开，云卷云舒，不知谁能留住。就像浪子阿飞说的那样：“我这一辈子不知还会喜欢多少女人，不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会喜欢哪一个。”或许会有最后。就像黄永玉遇到了张梅溪，从此放下心来。令狐冲最终与任盈盈退出江湖，共谱一首笑傲江湖曲。

的确，对于浪子，酒、色、真性情，一样都不可少。当初在五霸岗上，平一指看了令狐冲的病象后，束手无策，只能嘱他戒酒、戒色、戒斗，或许还能多活一二年。令狐冲听后哈哈大笑：“人生在世，应当畅情适意，连酒也不能喝，女人不能想，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，还做什么人？不如及早死了，乐得爽快。”便大步踱出去与桃谷六仙喝酒，这才是真正的江湖浪子。

便想到海上名士陆康。他说：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惟懂江湖，方有趣味。早先他在澳门漂泊，一天兼三份工，夜晚看着人家阳台上的灯光，不知哪一盏灯光会属于自己。浪子般的生涯里，他学会烧菜、裁衣、打绒线、编盘扣。他曾行医，也会看相，终以诗书印行世。他喜欢喝酒，后来包下九龙山会所宴请沪上三百多人一起喝，愿掷黄金三百万，交尽美人名士！他说既有文底，又一路跌打滚爬过，方能有江湖大侠气。我填过一首《金缕曲》，其中写道：“架上丹丸，壶中日月，腕底金石吞八荒。吴门内，数侠之大者，还看陆康。”他内心不偏不倚，又姿态横生，常妙语惊人。酒席上他说：“可惜黄昏有限身，不如喜欢眼前人。”身边女子瞬时泪眼滂沱。他看得明白，世界虚空，能含万物色相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正像他喜欢唱的那首《浪子心声》：“人比海里沙，毋用多牵挂。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间似雾化……”



“我与上海书展十年”征文启事

2013上海书展暨“书香中国”上海周将于2013年8月14日至20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。以打造“中国最美书展”，紧扣“文化盛会、百姓节日、理想书房”定位，围绕“我爱读书，我爱生活”主题的上海书展将迎来十周年庆典，自2004年以来，上海书展一直受到读书人、爱书人的关注，每年都有数十万读者共享其盛、共沐书香，书展对大众阅读、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曾经，感人的书、人、事一直陪伴着我们，成为美好的回忆。为了分享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上海书展办公室、《新民晚报》联合举办“我与上海书展十年”征文。

一、征文范围

所有与十年上海书展有关的个人故事。

二、征文要求

1. 投稿时间：2013年6月5日至2013年7月10日。

2. 文章要求以叙事为主，要有故事性，简明扼要，字数在1500字之内。请在文后注明应征人姓名、联系方式、工作单位、通讯地址。

3. 作品发生著作权、名誉权等法律事宜由应征人自行负责。

4. 颁奖时间：2013年8月

三、征文投稿

1. 邮寄地址：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2015室《中外书摘》编辑部，邮编200001，并在信封上注明“书展征文”。

2. 电子版请发至：shszzw@163.com，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“我与上海书展十年”征文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1. 应征文章由主办单位邀请学者、专家进行推荐评选产生100篇入选作品。

2. 设置一等奖3篇，各奖励1000元书券；二等奖20名，各奖励300元书券；三等奖30名，各奖励200元书券；入围奖50名，奖励100元书券。

3. 获奖文章将选刊《新民晚报》夜光杯“十日谈”或上海书展官网等。

4. 获奖文章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，出版后对获奖者不再支付稿费，每位赠送样书两册。

走马观花·访芝大

姜宏

芝加哥大学坐落于美丽的密歇根湖畔，由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出资，创办于1891年。一百多年来，芝大毕业生、教师和研究人员中先后有80多位获得诺贝尔奖，其中芝大毕业生就有29人获得该奖，校友中有李政道、杨振宁等人。目前，芝加哥大学在全美大学排名榜稳居前十名。

那天我在化学系中国留学生小陈的陪同下，利用一天时间，走马观花参观芝加哥大学。时值三月下旬全美高校放春假，校园空荡宁静，人影稀少，树木花草枯萎，万象尚未复苏。适逢冬春之交，乍暖还寒，气温仍在零摄氏度以下，但踏着初春明媚的阳光作一次名校之旅，心中甚感温暖又温情。

芝加哥大学法学院，由一幢六层主楼和数幢一二层的辅楼组成，现代建筑风格，周围有雕塑和喷泉映衬。在参观了其图书馆、阅览室、模拟法庭和名师先辈的画面图文介绍后，我们就直奔早已设定好的目标，寻找奥巴马总统当年在此执教过的地方。在一楼东侧拐角处的墙头，一幅展示奥巴马演讲手势和眼神的黑白照片迎面而来。近看照片注解便知，当年奥巴马被聘为芝大教授，曾在眼前这个报告厅授课多年。

我们先后穿过哈珀纪念图书馆、艾克哈特会堂、肯特化学实验室、林奈雕像和洛克菲勒教堂，又来到了商学院，因为我早就知道，芝大商学院与哈佛商学院多次跻身于全美前三名。走近商学院，三四层高的大楼，外观时尚气息，但内环境却极其一般。不过，商学院一楼大厅玻璃顶的公共区间让人感到很阳光很温馨，师生们坐在那里交谈讨论已成为无时不在的风景。商学院既注重务实的案例教育，也注重传统的理论教育、学术研究与创新，其4万名校友更是遍布世界各地，很多已经成为全球五百强的决策人物。

芝加哥大学主校区老校园内建筑更为集中，有哥特式的，有钟楼四方院的。红瓦灰墙，古藤蔓壁，老枝掩窗，古典风韵，百年老校的厚重深邃在此可窥见一斑。穿过那带有印第安风格和人字形尖顶的石雕老校门，对面就是大学中心图书馆，其由老馆和新馆连接而成。新馆外观为全玻璃的椭圆形的穹顶，犹如迷宫和太空球一般，耀眼夺目，美轮美奂，现代建筑与古典建筑在此可谓交相辉映。芝加哥有六个图书馆，其藏书量高达700多万册。我在有160席的新馆阅览室中小憩体验，直感馆内仿佛也是日月当空。

芝加哥大学有7个研究生院、5个本科生院、以及医学院和神学院等，而且在读研究生多于本科生，是一所理论研究为主，又注重研究与教学合一的世界名校。在经济学方面共走出了22位诺贝尔奖得主。早在1942年，在著名物理学家费米的带领下，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，此为1945年原子弹爆炸奠定了基础。费米是李政道、杨振宁等人的老师。为纪念他，在费米研究所附近，矗有一座形如“磨菇云”的由青铜制成的核能量纪念雕塑。我驻足参观，凝望沉思，深感当今世界核能源的开发与利用，确是一项能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科学举措，但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，而人类如何和平利用核能，来促进社会发展，建设绿色家园，维护世界稳定，阻止战争冲突，这又是世界和平发展永恒的主题。我深信，和平利用核能源，而不是用于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，其道路的弧线虽然很长，但它最终会走向正义……

钟馗（中国画） 聂秀公

诗三首

邓婉莹

晚春湖上

半城风絮入帘栊，山色浅深三两重。
临水照花花影瘦，隔堤望柳柳烟浓。
悠悠鸟下西泠雨，杳杳人归灵隐钟。
莫恨群芳零落去，冷香生处见禅踪。

金陵折扇

开时圆转合时方，吹皱春江远黛长。
千树碧滋温玉骨，六朝金粉洒云裳。
戏邀蝶影题风月，漫点花痕叹盛亡，
若得心中清静地，何须挥袖逐炎凉。

扬州忆

漫将尘事付尘埃，明月无心入盏来。
忽忆当时烟柳处，琼花访遍不曾开。

我在“儿艺”的三次落泪

张承明

我曾在“儿艺”剧场三次落泪，令我至今难忘：一次让我从前台走向幕后；一次让我在黑暗中看到希望；另一次让我切实感受到重获新生的心灵震颤。

由于从小练功，成为“儿艺”一员后，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中孙猴子的角色自然落到了我头上。1961年6月，剧场迎来一波建院以来的演出最高峰——“八台大戏”轮回演出。高频率的演出，让人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，但同时也令我浑身肌肉过度劳累。在完成一次后空翻的过程中，我终因体力不支导致动作变形，重重摔在舞台上，半月板严重撕裂。小愈后，我仍坚持排练，但半月板处的软骨会时不时地凸出，影响膝盖伸屈。此时，我总会双手朝膝重重一拍，令其“瞬间复位”，惹得同事们既心疼又好笑。在一次正式出演孙悟空时，我膝伤发作，疼痛揪心，不由自主地将金箍棒扔下。我当时一下意识到，自己的演戏生涯将就此画上句号。想到此，心酸与疼痛的泪水交织在一起溢出……

在泪水中，我向舞台挥手作别，走向幕后。

十年浩劫，儿童剧被划入话剧范畴，“儿艺”剧场的儿童剧替换成了样板戏，剧场中失去了儿童们天真的笑声。我们这些儿童剧演员也和孩子们彻底分开了。十年中，我经常望着剧场舞台发呆，一幕幕场景在眼前浮现：1958年2月1日“儿艺”剧场落成当日《枪》的首演盛况；孩子们在台下被逗得人仰马翻的欢欣场面；我在此演过的所有角色——抗日儿童团团长玉堂一角、红军时代的小号手小贵、青年工人雷大民、齐天大圣孙悟空……孩子们的烂漫无羁、笑声乃至喧嚣声都让我无比怀念。

一次，在接受批斗后，我在儿艺剧场一隅望着大字报发呆。不觉之间，身旁多了几个大孩子，他们对我打招呼说：“张老师好。”我只觉得眼熟，一下想起来，前些年给他们担任过少先队辅导员。这些孩子在远处看到我，就悄悄围了过来。他们亲切地问长问短，让我保重身体，要有信心，他们会再来“儿艺”看儿童剧，希望我仍为他们演戏。

走后，望着他们的背影，眼角全是泪。黑暗中，他们的话语无比温暖，我也似乎在黑暗中觅得了一丝光明。

十年一梦。在宋庆龄的关怀下，在拨乱反正的推动下，一台台新老儿童剧将重现“儿艺”剧场。坚定了服务于儿童的方向后，剧场将重归正轨。

首场演出是我导演复排的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。开演在即，我站在舞台幕后，耳中再次传来孩子们叽叽喳喳的“小麻雀”声。灯光开启，演员亮相，场下沸腾。时隔十年，孩子们再次看到了心中的英雄——美猴王；时隔十年，熟悉的音乐再次在剧场回荡；时隔十年，“儿艺”再次回到孩子们的怀抱。此刻，心激动地震颤，我迫不及待地掀开大幕一角，看到孩子们专注的眼神、开心的笑脸，我瞬间感受到这份事业的重量，十年恩怨一下成为云烟，眼泪夺眶而出……

“用儿童戏剧点燃儿童剧的心灵”。宋庆龄的话语将一直引导我们一代代“儿艺”人献身儿童剧，在这份“小儿科”中创作“大艺术”。

十日谈 我与儿童剧场

明日请看《“我是看着儿童戏长大的”》。

夜光杯